



征

甲

十

為學而致

服部文庫
イ 17
221
1



117
221
1



論語徵甲

日本 物茂卿 著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
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
所繫屬者輯為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
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為醇真故學者尊之
比諸六經迨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
王之道弗明豪傑士厚自封直以取曰慮遂
以六經為先王徽迹撰潛心斯言小師古非
子之心矣迺敢然自取者以為

論語徵甲

卷

書

下。數百千家。愈繁愈雜。愈多。而後古義。今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上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獨悲夫。中世。千有餘歲之久。儒者何限。尚且嘵嘵然事堅白之辨。而不識孔子所傳為何道也。况吾東方乎。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謂今之時與。是以妄不自揣。敘述其所知。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有故有義。有所指。擿皆徵諸古言。故合命之曰論語徵。蓋先王詩書禮樂。孔子之前。學者亦傳其義。然其言人人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為論。

史記子世家贊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論語。世子。請事斯語。見顏淵篇。

程子曰。見集註序記。

迺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大史公謂學者稱述六藝。折衷於孔子。是之謂乎。如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為不失古言。迺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尚書之尚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且訓語為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為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也。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而篇無義。以此程子曰。於右。子明。

論語徵

唯二子以子稱何延遺也。子曰：「也子。」
祖子何必優於它乎？大氏其族有焉。八者則子與
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不有焉。大
夫者乎？又如何註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
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成，故於
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孔穎達正義，迺始盡去
其名。從省也。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
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為之
階級。子程、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六全諸書奉以為
金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為誰。

也。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只
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謬誤可替，義當然也。
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其傳於
後者尚爾。况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并析者可知
也。祇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及鄉黨終上論，竟曰終
下論。群弟子之言附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以上論
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十名其不成
於他人之手者矣。

矢口之與涉，有間也。論語九，聖人之六，而則八之

曾點舞雩見先進篇
樊遲從遊於舞雩見
顏淵篇
邦君之妻見季氏篇

辭也。謂之也。之大者。意矣。明人一時以意錄之以
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且
意乎。且論語猶詩。詩有序而論語
子所以言之乎。曾點之舞雩。如昨諸畫樊遲。則否。經
錄者之工拙殊也。凡謂論語精譔者。其說至於邦君
之妻曰小君而窮矣。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氏
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適有不可解者矣。
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
準繩而學般。倖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也
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

內聖外王見莊子天下
篇

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孔子不得其位。不行
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
焉。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為爾。何以
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
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
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
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然則論語不讀。不
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倖。其益豈小
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窮
之。聖人之道。至苦學。所見之小焉。哉。要

好學自邇六公治長篇
子而不死之述而篇

學而子日

孔子未免身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脩王之道傳諸人以儒之處以好學自稱其直言子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孔子故以居百葛輯者之志也子首勸學蓋本諸
子為男子美稱亦為大夫之稱古者天子世嗣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四十而仕為士五十而爵為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夫為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三公為分所當得者比矣是稱子之義也子必有父人無不有

易蒙九二曰子克家

樂正行禮記王制

春誦禮記文王世子

者不德為不肖為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為大亦為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以身遠无王之教也說也心深受而有所愛也蓋先王之道善夫所言天下莫尚焉而其法順陰陽之宜以時也
歲月

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間。與之化。進。諸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說之事乎。朋黨類。謂從我游者。不能謂其在我者而不化。求也。學成而孚於人。遠方士亦有來從我游者。我教而有育之。亦以在我者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憚而它求乎。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可皆能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迺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於世也。愠。謂心有所拂鬱也。蓋愠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君子治民者之稱也。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

文王之詩。詩大雅文王有聲

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拂鬱乎。為下者之情。為然。然亦有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唯命不同。於是時教學以為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拂鬱。豈不以為君子之人乎。不亦乎者。贊辭。贊學習之道。可悅可樂。亦可以為君子也。蓋先王之道。為天為不。禮樂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伊安。君子之事。中庸曰。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子曰。不。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克己之。待可

發憤之見
不謂已見

不愠。迺舜泰伯足以當之。非曰。所食。以不
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強之。故曰。發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
孔子自言以勸人者。與斯章之。我正相發也。悅則不
厭。樂則不倦。優游以卒歲。富貴於我如浮雲。皆以是
物信哉。

註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
轉相因。效轉為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分。效
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其義自
明。朱子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證讀中庸孟子。

毋求為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
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化
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制行。亦人人殊。何
必效為宋儒。非剪絲之花。則里婦效鬢。西施可謂陋
矣。又如訓覺。是其一且豁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
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
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我宋儒主理。貴知。欲
先明其理。而後踐之。不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
明日格一物。有可窮盡。故又云。一旦豁然。之說。以窮
之。辟諸不享大牢。欲知其味也。不享乎。天下

此而識之見速而篇

孟子先覺見為章
論語先覺見為章

論語卷
之人為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言在文哉
後覺訓正徵諸本文可見
偽耳豈語學哉人性之善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為而言之且其所謂性迺宋儒氣質善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性即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哉又如仁齋以替古補偏為學問之功者亦誤讀中庸而謂道不埃聖人而有之也果其說之是邪孔子奚學

孟子先覺見為章

為習訓重習亦為纏綿學習固有重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既以為時時重習又以為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為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說訓喜意殊為不知子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筋骸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悅沛然不悅及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浹洽則沛然不悅矣悅固在在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七下緣力造

論語卷

白似義疏曰悅之樂俱
是權欲在心常等而類
悅則心多矣少
亦俱多所以然
行指習在不自得
近才家物故心多曰悅今
反昔就義味相交德
音主後形彰在外故心
欲俱多曰樂也
家語辨樂解曰舜彈
五絃之琴造五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日之愠兮
莫我知也夫見憲何篇

無用之解其謬昉於皇侃殊不知
我者而不須它求之義悅樂之分况
我學之樂者道已在手而我教人豈不
明白乎愠訓
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愠而窮矣且人
非君子亦無是事至於樂與不愠為所
遇境有順逆
者則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
不知其有長
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
為七十子不
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
迺以教育英
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愠耳是儒者
之事足以當
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朱子以講
道授徒為大

無義見微子篇

小大事以朋來為順境以生徒零落為人不知為逆
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鶩湖之爭也又如以人不知而
不愠為學問之極功是固然然有所愠者為其有所
蘊也苟無所蘊亦何足貴哉且聖人之道敬天為本
故君子貴知命若徒以心不為利名動言之迺佛老
亦能之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
則仕以行其道子路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孔子時議論如此故入不知而不仕其心有
所怫鬱士子之常也樂詩事以忘憂而老之事也
子以此自處亦以勸人此章之義也

論語
為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為先。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孝弟之行。民和順。天下自然治。而後世不知其意。以為迂濶。故有子語其義也。言觀於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可以見其效弗差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古語有子引之。本有末。莫非道也。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在上之人所統大。而力有不周也。本立而道之行於彼者。自然而然而非吾之所使者。辟諸草木之生。勃勃乎矣。之能禦。故曰道生我。教孝弟。未嘗教忠。未嘗教敬。未嘗教和。未嘗教順。而忠敬和順。自然生於彼。先

王之知其要也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心之德。何唯仁哉。愛之理。迺其理。氣之說。蓋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性。謂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亦自漢儒始。然漢儒之性。迺宋儒之氣質。初無理氣之說。理氣之說。自茂叔始。若唯據性理也。則性中何無孝弟也。程子深泥五行。其意謂生之初。唯有五氣。五氣之理。仁義禮智。故曰。易嘗有孝弟來。仁禮先生。以本為本根。而言可由孝弟以成仁德也。是誤讀孟子之失已先。

論語

周書秦誓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仁義禮智。出孟子。詳于公孫丑上篇。告子上篇。又盡心上篇。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此之德。陰陽之文。鬼神之五行。之秀氣也。鄭註曰。五行。之秀氣也。正義曰。行秀異之氣。故有。我知信是五行之秀氣。
信五常之道。又夷平。王傳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

茂叔始作大極圖說及通書
二程文之遂立性理義

仲子之誥曰以義制事以
制

十傳禮六七年曰詩書

義之府也

禮記禮運曰禹湯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
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
者也以其義以考其信
其辭禮之義散見禮記
孟子離婁篇曰魯之春秋
易彖傳曰時之義大矣哉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子張問仁見陽貨篇

顏淵問仁見顏淵篇

苟志於仁矣見里仁篇

林放問見八佾篇
天下之本見孟子離婁篇

論語

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可混乎蓋仁智德也
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事義以制事
皆道也王道亡而師道興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
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知
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故其所謂禮也非
曲禮言之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
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
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道存六經詩書者義
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易唯時
之義故六經莫非義孰為仁孰非仁仁蓋統其大者

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然
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
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五
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
謂為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
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
若可謂言不知倫已大氏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
是也故論語多語禮樂之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
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

論語

二

恭寬傳

德者本也見大學

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為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為本。以用為末。以理為本。以事為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亂德見衛靈公篇
如簧詩小雅巧言

書曰見事陶道史記改
作見夏本紀

雍也仁而不佞見公冶長篇

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簧。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丘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仁者何以

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為悅人之歸。蓋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為大夫。為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為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遠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迺至於以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朱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

孟子內外辨告子篇

孟子本心見告子篇曰此之謂失其本心

巧言令色為滑詞諂笑之徒見大全問朱子說

無不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辨。而通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說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故曰。鮮。朱子意。迺謂其人無仁焉。殊不知古書多曰。不仁未仁耳。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可以有無言矣。其或曰。無仁者。以國與世言之。無仁人之謂也。又或有以巧言令色為滑詞諂笑。

帝之所畏據書畢陶謨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楊註曰。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伊淵源錄載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按皇侃本矣。下有有。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無三者之目。或曰。參而察之。未穩。三去聲。為是。朱子曰。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可謂不知古言。然其說本於程子。訾邢七。此自一時惡其效。豈可為據乎。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已以實之解。殊為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為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儒心學務深者比也。蓋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

曾子守約見孟子公孫
丑篇

通故君子依中庸中庸者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
接人之間孔門之教為爾又謂之依於仁曾子守約
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黜舍豈以繁其生平乎
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強又如傳不習乎
何晏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昺
曰傳惡穿鑿為得之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
之於己是解傳如學大氏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
弟子也為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
可乎仁齋先生駁之為當按皇侃本文下有言
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

考宋衛之間未考國
可考

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導馬融
曰謂為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解
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之導乎竊疑
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
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使治
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為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
言之莫不可言者粲然可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為萬乘諸侯為千乘
大夫為百乘語其富也語其富者侈其辭如千金之

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千而言之乎故古來註定
布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子思已如以王畿千里
出萬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千乘是方三百一
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里而後出百乘
安有方百里而為大夫者乎又以方百里出千乘為
準則方三十一里有畸出百乘以方百里之國而有
大夫若是能堪尾大之患乎故斤斤求合其數皆不
通之論也

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也
朱子創敬工夫是無所敬而敬者也自謂無為以余

觀之亦病耳

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
朱子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
強矣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
者接人也之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
也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又曰力行而不學文
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
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大文謂詩書禮樂之文
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效者未免為鄉人矣
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

取諸易見文言

有事弟子服其勞
為政篇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秦伯篇

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為人子弟者之事。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為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必者懸斷之辭。以他邦他邑

皇侃義疏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

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也。甚為穩當。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哀。致知。致中和。謂吾有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真知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廩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臣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戎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為忠。故以

先進篇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禮記內則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九傳襄二十六年曰臣之歸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晉語曰民生於三帝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文選桓元子薦譙元彦表曰以敦在三之節

身言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去職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為臣。委。質也。質。贄也。謂仕者之真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為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為忠。臣以是為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為。臣子第一義。故有是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傳唯

禮記表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協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為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朱註。又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為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章其義互相發。葺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強乎。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它諸人禮。壹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

博學無方見禮記內
則
固哉高叟見孟子告
子篇

主司城貞子見孔子世家

答子張主忠信見顏淵
篇

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
為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屠豕君臣俞沸於一堂
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
明天地否上下隔而仁不明職此之由焉學則不固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
固哉高叟之為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
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太淺
矣大非孔子之意也王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
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
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

易忠信見文言
禮記忠信禮之本見禮
器

主文譎諫見詩大序

從義崇德也正與此章指發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乃從義之事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禮記
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皆主忠信意蓋學者
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其道廣
大而高明而精微苟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夸故學
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德於己焉古之道也主如主
文譎諫之主辟諸主賓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
所學可成焉忠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
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
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學之必在接人之間焉其於接

不誠無物見中庸
十五章
出入無時見孟子告子
篇

禮記經解曰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

人之間苟能操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己矣是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莫有深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為人謀之忠與朋友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也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它篇而朱子以為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為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君子之德小人之德顏淵篇歸仁同

皇侃義疏一通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

易直子諒見禮記樂記

慎終追遠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為民之情歸厚故也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為安民而設故爾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一通勃率理窟甚於朱子矣夫慎終追遠孔安國既以為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氏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失之也
溫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氏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

股肱良哉三教
序及黃鳥亭餘多詳見
諸書

漢書叙傳

心子諒即慈良而每剿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
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良言之良豈
有易直之義乎溫其容也良其材也恭其處已也儉
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
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
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
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孔安國曰
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

盜之道見莊子胠篋篇
戎狄之道禮記檀弓道
二孟子離婁篇

是道也見子罕篇

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此故人不
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
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氏解當改而可未改
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
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
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
自以為道者是其心自以為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
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為雖有所窒
碍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已又曰三年無
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

年而後卽己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宰理宜。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者。天子諒闇二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爲。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家國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爲道矣。是則亡論。其它如後世楊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苟有不善。改之爲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後儒言孝。則必欲孝備

周官三德見地官師氏

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且孝之爲德甚重焉。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所爲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人之言也。

戴記語見儒行篇

禮之用和爲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爲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爲是。祇識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蓋言禮之以和爲貴。无王之道以

禮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禮不行。故曰禮所
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字
為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蓋和者和順
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
窮焉。謂有所不周也。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
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
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是禮之所以貴和也。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

邢昺疏云和謂樂也樂
主和同故謂樂為和

斯為美。小事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馬融以
來兼和言之。為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為樂。程子范
氏據以為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
是好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禮先王所作。道也。非
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為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為德
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
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為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
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法界之義
耳。禮之為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之本體。亦指
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禮用。禮用。禮用。

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 則國... 也。豈體用之用乎。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協辱親。協宗。易象之辭為爾。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子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復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為

約信曰誓。見禮記曲禮。曲禮下曰約信曰誓。

姻... 曰姻

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蓋言其為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其為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註因親也。按因媾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姻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

儀禮喪服曰：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如母。繼母之配父也。因同。陳書王元規見列。

論語徵甲

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其母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為六行之一鄭註為是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為人能親外族而本親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

人為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鑿

筆解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

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詩書義之府也

二十九年

九傳信

人或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為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其具也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豈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敏焉一言

論語集注
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慎焉。在上之人當爾學而
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凡孔子所謂
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藝者也。先王之道
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
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
為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
曰好學。豈可一乎。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
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
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

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政
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
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
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
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
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憲問。奪伯氏駢
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
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
則知此章之義為爾。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
因有飯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誤耳。子貢在

一簞食也
單食也
莊也

爾雅之詁見釋器又曰見釋訓

弟子職曰先生既息各親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孔門為高第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脩身之至。則豈足以為子貢乎？大氏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失有若是者焉。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詁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謂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道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難，是所

詩大雅棫樸篇

易見繫辭

戴記見祭義

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言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子貢引此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莫之，豈不淺淺

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言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子貢引此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莫之，豈不淺淺

論語微子

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不患人之不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為己任也。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若此，害然。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王之道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迺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在人言之，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為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

△為政
左傳語見昭二十年

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乎？學者察諸皇侃本已知下有也。為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為政，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如舊註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得於辭。不可從矣。皇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曰：知者知人，夫仁者大德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者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故也。故賢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臣稱之。古人知道，故其言如此。下章道之以德，亦是

皇陶曰見書白華陶謨
顏淵篇曰樊遲問知子曰
知人又家語子貢曰知者知

舜有臣五人見泰
選於衆類淵篇無為而
治衛靈公篇
股肱良哉元首叢
書益稷

禮記樂記曰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鄉飲酒義曰
德也者得於身也

論語卷第
之謂也。范氏所守者至簡，為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
主一無適之謂邪？天似學究作科舉文，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選於衆舉皋陶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參
諸股肱良哉，元首叢勝哉，則古義明矣。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字而發
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德之為言
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
何其霄壤。古書身皆謂我也。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學
者嫌其淺已。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德於
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朱子

司馬遷謂見史記孔子世
家

知新日錄云王鳳洲謂注詩
能使人增進淫興何能為懲
世不有見乎

意道者當然之理，行之而得於心，枯單哉。且德有達
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豈可一訓通哉。
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包氏曰蔽猶當也。司馬
遷謂詩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然據論語則孔子時
亦唯三百耳。曰刪者，蓋孔子潤色其字句耳。思無邪，
包氏曰歸於正。朱子演之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
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
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其說至於桑間濮上而窮矣。
遂有鄭衛孔子所刪而漢儒取以足三百之疑也。殊
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方耳。詩之義多端，不可

為典要。古之取義於詩者，唯心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心也。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情性解之，豈思字之義乎？邪如奇衰之衰，謂務奇巧以踰先王之道也。其在詩，本言魯侯之思不淫，奇邪以致駭，牝三千之盛已。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仁齋先生曰：直也可謂不知字義矣。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守約，則足以盡博矣。可謂妄矣。古云：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謂約之於身耳。未聞先約者也。且三千三百之禮，豈要約之義乎？乃至以毋不敬蔽禮，以時蔽易，以欽蔽書，亂道極矣。夫毋不敬果能盡乎禮，時

弊皇本不傳弊，但皇本亦本，小弊若此，非也。

儒者之道博而寡要，史記自叙傳。

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三百八十四，亦何聖人之迂濶也。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是司馬遷主黃老而言之，雖譏之乎，其去古未遠，亦能形容聖人之道者矣。夫

古之取諸詩，唯心所欲，故聖人恐其流於邪也。是孔子所以言之。宋儒效襲子雲之法，言太玄哉。皇侃本蔽作弊。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謂先王之政刑也。雖用先王之政刑，而不用德禮，則民僅免刑戮耳。廉恥之意何由而生哉。道之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則民有所感化，是之謂道之也。猶有所一齊，故以禮齊之焉。先王

知新日錄云：秦火後，多

論語敬也

有苗格見書大禹謨
格其非心孟子離婁篇
免而無耻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見雍
也篇吾知免夫泰伯篇
幸而免雍也篇

之道皆爾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己之德解之非矣
若己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
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蓋徒用政刑者其意在
急治民使不為非也用德禮者其思遠矣哉先王之
道是為尚焉學者思諸有耻且格古註訓正未是朱
子訓至為是然亦有感格意蓋感格聲音相通故古
昔格字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如有苗格皆有
感格意格其非心亦有感動意免而無耻免者謂免
於刑戮也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幸而免皆爾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能使民免於

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或曰十三大槩言之耳蓋男子
二八而精通有為人父之道當是時士大夫之子志
為士大夫農工商賈之子志為農工商賈其無志者
亦衆矣迺如昭公十九有童心是也志者其心所專
注也志于學云者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三十而受
室受田始稱一夫前是則餘夫也是雖庶人尚有所
成立也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四十曰強仕出謀發
慮非不惑則何以能爾不惑云者其有所惑亂也
五十命為大夫五十而爵一行先王之道於其國學

昭公十九有童心見尤傳
襄三十一年
禮記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
受田稱夫及餘夫說詳周
禮孟子註
禮記曲禮曰四十曰強而仕
內則曰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發慮
小則曰五十命為大夫

知我者其天乎見憲問篇

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為。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六十而耳順，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為逆也。故曰耳順，蓋聖人能盡人之性，故人雖有逆耳之言，其心以為為彼之過，不亦宜乎？是雖常人，其當事不怒，唯老成人為然，亦可以窺聖人焉。傳曰：七十貳膳，杖於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致政唯衰麻為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為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

七十貳膳以下共見禮記玉制

唯衰麻為喪

大德不踰閑見子張篇

故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為聖人也。不踰矩猶之大德不踰閑，閑以防閑言其大者也。矩者法度之器，言其精也。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為道乎？宋儒之解過乎高妙，所以鑿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

敬不違見里仁篇
曾子曰見禮記內則

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如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子以其常者，吾之說，吾之後，乃虛其僭禮之

論語

卷之五十五

顏子曰見子罕篇

家一意無違親志則不傷。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為孝之則焉。蓋先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為此歇後語。故難入哉。夫孝以養志為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況以不違理為心者乎。非嚴威儼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大氏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曰。

不迂乎。蓋言如所居。其言不迂。而身之不可不為。孔子之為。其心之不可不為。孔子之為。其心之不可不為。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儒謂之循循。夫何知之。父母唯其疾之憂。古註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未審武伯為人何如。安知二說孰為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知。以不貽父母憂為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使孟武伯知之。則不作孔子之答。由是觀之。舊註為優。大氏宋儒動輒求諸心。深痛。

論語

家一意無違親志則不傷。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為孝之則焉。蓋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為此歇後語。故難入哉。夫孝以養志為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況以不違理為心者乎。非嚴威儼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大氏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曰。

不迂乎。蓋言如所居。分吾不亦。身之不可。如孔子。不亦。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儒識淺性急。烏知之哉。父母唯其疾之憂。古註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未審武伯為人何如。安知二說孰為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知以不貽父母憂為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使孟武伯知之。則不仁。孔子之答矣。由是觀之。舊註為優。大氏宋儒動輒求諸心。深痛。

時時發見耳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非孝也。能養也。是謂云者。命之云爾。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為是。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可得而解矣。且比親於犬馬。聖人之言。不若是其鄙也。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言君子也。至於孟子。路入其君。寇讎其君。是禮樂壞而君子之言。有不君子者焉。

色難。朱註引戴記為勝色。咸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何以見承順之意乎。皇疏曾猶嘗也。古者曾皆訓

孟子離婁篇曰君之視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如寇讎戴記祭義

猶

戴記祭義云勝色也。皇疏曾猶嘗也。古者曾皆訓

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為是。

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漢儒解經多古來相傳之說。如此。蓋孔子以好學自稱。又以稱顏子。夫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埃油然生焉。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顏子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故顏子默讀。恬然學問之道。本然矣。非好學之至。何以能一意從事。

卷之六曰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雍也篇曰有顏回者好學

孔子曰見述而篇

顏子曰已見

乎故稱其類悟而不辨其好學者不信聖

也。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子說，繹道義發明大

體，知其不愚。朱子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

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

朱子以為孔子退省其燕私之時，是退屬孔子為不

穩。孔安國以為顏子退去之後，孔子察其嘗與二三

子私語者，極為穩當。何則？私為私語，見左傳。其在論

語，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衆，舉皋陶，曾子告門人，忠

恕而已矣。是其類也。發如憤悱，啟發之發，謂其足以

啟發二三子也。朱子日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

九傳襄二十六年國子
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注曰
私與叔向語此類多見

子夏告樊遲見顏淵篇

曾子告門人見里仁篇

憤悱啟發見述而篇

為當然之理而不知為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
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
乎？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皆文外生義，
豈不妄哉？

人焉廋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察國
君之道，蓋訟之道，廋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廋
之故也。說者以為知人之法，窮措大哉。古註以用也
或曰：如不我以之，以訓與，則視其所與謀國者何人
也。義同。又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其証。朱子訓為
豈有是哉，觀其所由，見其所以何道也。可馬相

孟子之言離婁篇

不我以詩召南江有汜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微子

論語

三曰不 老子行禮
變俗祭祀之禮居
一販哭泣之位皆如其
國之故
易繫辭曰知幽明之故又
曰通天下之故

封禪文慎所由於前言遺教亦在耳所由也遺教也
其為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
而為之說者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蓋欲知國君
之善惡者先視其所用之人賢否而大槩可知已所
用賢則賢否則否是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次觀其
所由之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伯之道或戎貊
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見
者故曰觀也次察其心所安佚者何如或仁義或財
利或聲色或田獵是非深察其君行事則不可見者
故曰察也賢者之擇君或為其君與鄰國交皆不可

尤傳忘十二年

以不知其賢否故孔子言之朱註視觀察徒以為詳
略之分可謂不知字義已程子欲以此察常人而不
可得矣則謂必知言窮理而後此法可用焉是以孔
子為未足者也且人人而欲察之豈聖人之心哉
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尋繹故者皇侃引溫煇
又見中庸鄭玄註溫讀如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
後時習之謂之溫左傳尋盟賈逵註云尋溫也猶若
溫煇故食也是溫訓尋迺古來相傳之說尋煇古字
通用習之義也何晏不識以尋細言之朱子仍之可
謂粗鹵已故者邢流曰善所學得朱子曰善所學

論語

三

易繫辭曰知幽明之故又曰通天下之故
變伏祭祀之禮居
一販哭泣之位皆如其
國之故

封禪文慎所由於前遺教亦在耳所由遺教也
其為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
而為之說者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蓋欲知國君
之善惡者先視其所用之人賢否而大槩可知已所
用賢則賢否則否是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次觀其
所由之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伯之道或戎貊
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見
者故曰觀也次察其心所安佚者何如或仁義或財
利或聲色或田獵是非深察其君行事則不可見者
故曰察也賢者之擇君或為其君與鄰國交皆不可

中庸第二
九傳十二年

以不知其賢否故孔子言之朱註視觀察徒以為詳
略之分可謂不知字義已程子欲以此察常人而不
可得矣則謂必知言窮理而後此法可用焉是以孔
子為未足者也且人人而欲察之豈聖人之用心哉
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尋繹故者皇侃引溫燭
又見中庸鄭玄註溫讀如燭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
後時習之謂之溫左傳尋盟賈逵註云尋溫也猶若
溫燭故食也是溫訓尋迺古來相傳之說尋燭古字
通用習之義也何晏不識以尋細言之朱子仍之可
謂粗鹵已故者邢疏曰善所學得朱子曰此所聞

論語

三

禮曰君子行禮不
宗祀之禮居喪之
之位皆如其國之
故
易曰辭曰通天下之故又
曰知幽明之故
月豐小行人曰周知天下之
故

皆據字義解。莊也。如曰之故。天下之古。幽之故。明有所指。蓋如典故。故實之故。先世所傳者。皆言之故。先世所傳。即我所學。則形朱如無害。然不知古言。而以字解之。推諸它書。有所不通。學者察諸新者。古人所不言。先師所不傳也。事變無窮。非能知此。則不足為人師也。

君子不器。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朱註因之。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

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不器見于此。大氏學以成器。器以性殊。故喻以切磋琢磨。故用人之道。器使之。君子者。長民之德。所以用器者也。故曰不器。器者百官也。君子者。君與卿也。譬諸良醫。用藥。良匠用椎鑿。藥與椎鑿者。器也。鑿匠者。君子也。故知包咸所謂無所不施者。非矣。究其說。必至於不用器。而自用。而極焉。元首叢脞哉。職是之由。宋儒乃曰。孟子唯可以為賓師。孔子則無不可也。每哉言。君子長民之德也。仁以為己任。在行而後先。

善言曰忠信為周
書泰誓

其言而後從之行之黃子曰言之哉十惡古之
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太諸魯語又言曰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皆古言也朱子既以普徧解之又
云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蓋周訓普徧者
一義訓親者一義可謂支矣蓋親厚之道勢難普徧
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庶足以無比黨之
私已古之道也朱子又謂君子小人之分在公私之
際毫釐之差耳是誠然亦未已蓋君子者在上之
德其心在安民故公小人者細民之稱其心在營己
故私若不求諸安民之道忠信之義而一意欲普徧

天也不仁聖人不仁老子第
五章

皇疏一通曰罔誣罔也言
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
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多見闕殆本篇

其弊必至於鄉原一意欲公其弊必至於老莊天地
不仁聖人不仁而極焉不可不察
學而不思則罔罔誣也皇疏一通有之蓋學而不思
則不知其義必至於非禮為禮非義為義上誣先聖
下罔時人也思而不學則殆如多見闕殆之殆精思
之至雖有所得苟不由先王之道迷而頻復時冒榛
棘不能坦然由之無疑也包咸罔然無所得何異徒
使人疲殆皆非古言
攻乎異端古註攻治也善道有元故殊塗而同歸里
端不同歸也異端雖異月與善道元五

程考工記

鳴鼓而攻之先進篇

家語辯正篇

謂諸子百家之書。身于之。劣及。時。豈有諸子百家哉。且攻治也。諸周禮。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謂治而成器也。故攻字可用。諸學者不可用。諸道藝。故治六經。古無是言。況有治諸子百家而成之之理哉。蓋攻如鳴鼓而攻之之攻。異端。誓諸漢。晉諸史。多謂人懷異心者。乃多岐之謂也。人之懷異心。遽以攻之。必至激變。故孔子誠之。異端字不它見。獨見論語家語。而家語註。猶多端也。乃孔安國王肅輩。必有此解。故諸史所用。依其解已。魏篡漢祚。以攻異端為務。何晏集解。據序文。非何氏私書。孫邕鄭冲

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篇。孤樹哀談曰。高廟看書。議論黃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傳臣進論語等書。必有辨說。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宗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子仲弓見子路篇。

曹義荀顛何晏署名。則必奉魏帝勅而作者。如康。正義明大全耳。故避時忌諱。特設新義。後儒不察。遂為定說也。已。如可謂好學也。已。明祖解已為止。此方學者。復有解已為甚者。皆可謂誤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知人之方也。蓋門人以意錄孔子之言。而不錄其所由。故後人難其解。遂鑿耳。此章之言。與答仲弓舉爾所知。正相發矣。古來註家。皆以為孔子語學問之道。夫以不知為知者。不知之失也。苟使其人知。豈有此病。且不知為不知。上而不求知。則學問。且子路

餒在見衛靈公篇直在
子以篇仁在子張篇
樂亦在其中述而篇
請學農圃子路篇

孔子豈然乎且知_之才_正之_之
不知勢之所必至故孔子於仲_子於_子於_子此告之
耳後世儒者與孔門諸子學問自別故動求諸己且
如諸家說知之二字終不穩皇侃本作不知之為不
知
祿在其中餒在其中直在其中仁在其中皆謂為此
而得彼也樂亦在其中謂此彼皆有也學于祿者學
于祿之道也與請學農圃類同孔子所答以慎言行
也見見君子之所行聞聞君子之所言疑與殆以已
言之非謂所見聞君子之言行未善也闕云者沽闕

之而疾己心之信焉安焉不取諸先王之道而取諸
君子之言行雖君子之言行其己心之所疑殆尚且
闕之慎之至也言行無玷得祿之道也程子曰子張
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夫士
無恆產以何能存故學而于祿士子之常也故先王
設穀祿之制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子張亦
豈不知世俗于祿之所為乎蓋於其心有不安者故
問君子亦有于祿之道邪可謂善問矣孔子所答于
祿之道也它如聞斯行之則非_在之道矣可以見
已宋儒之學遠矣_再文曰_其心_不為_計祿

知行之先進篇

果其說之見乎。則一當以命。命也。道之不遠於人如此。不可不察。程子又曰。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殊不知君子遵道而行。而尚有不得祿者。則君子知命也。不求諸先王之道。而妄以己意求諸理。宋儒之病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也。

孔子以用於魯。魯人毀焉。誦之曰。齊衰而鞞。投之無戾。鞞而履。齊衰而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奪。大智之用固難。子產始治郟。使田有封。迎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賦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使誰誨之。使誰誨之。則魯哀。

者也。蓋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為直者壓。而自直矣。故它日語樊遲。而曰。能使枉者直。直謂材之良者。故喻諸善也。仁也。枉謂材之不良者。故喻諸惡也。不仁也。枉直喻也。故當不拘字義。以善與仁解之。宋儒不識其為喻。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可謂謬矣。以錯為廢。置包咸之陋也。宋儒因之。殊不知天下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未成者也。先王之道。養以成之。惡皆化為善。故孔子曰。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天下。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天下。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三已見

論語卷之八

果其說之見乎。則一當以
以此答之。故知君子亦有平祿。直也。道之不遠於
人如此。不可不察。程子又曰。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
矣。殊不知君子遵道而行。而尚有不得祿者。則君子
知命也。不求諸先王之道。而妄以己意求諸理。宋儒
之病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也。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古之道若是焉。後儒
不知。廼謂聖人以意造言。謬矣哉。舉直錯諸枉。諸之
乎也。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張者也。直者材之良

孝經卿大夫章

此段文字在孝經中。其意謂。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此古之聖言也。孔子引之。以明孝道。後儒不知。妄以己意造言。謬矣哉。此段文字在孝經中。其意謂。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此古之聖言也。孔子引之。以明孝道。後儒不知。妄以己意造言。謬矣哉。

語樊遲。顏淵篇

己見

者也。蓋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
者之上。則枉者為直者壓而自直矣。故它日語樊遲
而曰。能使枉者直。直謂材之良者。故喻諸善也。仁也。
枉謂材之不良者。故喻諸惡也。不仁也。枉直喻也。故
當不拘字義。以善與仁解之。宋儒不識其為喻。曰。好
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可謂謬矣。以錯為廢置。包
咸之陋也。宋儒因之。殊不知天下有善而無惡。惡者
善之未成者也。先王之道。養以成之。惡皆化為善。故
孔子曰。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
陶。不仁者遠矣。天下。遂於衆。舉。舉。舉。

命

繫辭
一殺無道，孰有道

孔子子產獲謂論見呂覽
樂成
代辭篇第十一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
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
一則民不服錯猶置也
名欵雍也篇
鑑空衡平見雍也篇大全

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象於
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
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
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矣。言舉而不言錯，見錯非廢置之義也。故先王
朱子之說則季康子殺無道以自道也。其與先王
孔子之道何啻霄壤哉。又按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
舉錯一義。正如此章可以徵諸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多謂舉錯當則民服小矣哉。陋儒之見也。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故民服。苟取當於眼前。衛鞅之所不
為也。孔子子產何以獲謂。按代辭編載孫繼和之說
亦同予意。祇未知積材之道為喻耳。又如大居敬而
貴窮理居則其鑑空也。

呂覽樂成篇孔子始用於魯。人誦之
云。當謂孔天用三年。用子行年塗右云。謂大也。
又子產治鄭民相與誦之云。謂也。用三年
民又誦之云。謂大也。子產治田也。文多不載。
右居敬十二卷。先後也。

之所見耳。不若以先王之道為規矩準繩也。雖良匠
苟無規矩準繩。何以能審其曲直哉。窮理乃易贊聖
人之言。宋儒強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皇侃本。何為
則民服。下有也字。
臨之以莊。臨下之道也。蓋天至高而不可企及矣。至
遠而不可窺測矣。至大而不可盡矣。日月星辰森羅
於上焉。君子之治民。奉天道以行之。故齊明盛服。非
禮不動。以象之。所以敬天也。夫民曰。天民不屬諸君
而屬諸天。臣則皆君之臣也。古之也。故奉天道以
臨之。是謂之莊。然後學慈春風之行也。語衷云。直

論語教甲

一殺無道，孰有道
蔡辭

孔子子產獲謂論見呂覽
樂成
代辭篇第十一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
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
一則民不服錯猶置也
居敬雍也篇
鑑空衡平見雍也篇大全

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象於
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
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
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矣。言舉而不言錯，見錯非廢置之義已也。夫
朱子之說則季康子殺無道以自道也。其與先王
孔子之道何啻霄壤哉。又按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
舉錯一義。正如此章可以徵諸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多謂舉錯當則民服小矣哉。陋儒之見也。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故民服。苟取當於眼前。衛鞅之所不
為也。孔子子產何以獲謂。按代辭編載孫繼和之說
亦同予意。祇未知積材之道為喻耳。又如大居敬而
貴窮理。居敬固孔子語。仲弓者。然以此為窮理之本。
則其鑑空衡平之說也。苟使鑑空衡平亦唯能見已

又小居敬而貴窮理。仲弓者。然以此為窮理之本。則其鑑空衡平之說也。苟使鑑空衡平亦唯能見已

之所見耳。不若以先王之道為規矩準繩也。雖良匠
苟無規矩準繩。何以能審其曲直哉。窮理乃易贊聖
人之言。宋儒強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皇侃本。何為
則民服。下有也字。
臨之以莊。臨下之道也。蓋天至高而不可企及矣。至
遠而不可窺測矣。至大而不可盡矣。日月星辰森羅
於上焉。君子之治民。奉天道以行之。故齊明盛服。非
禮不動。以象之。所以敬天也。夫民曰。大民不屬諸君。
而屬諸天。臣則皆君之臣也。古之也。故奉天道以
臨之。是謂之莊。莊者。尊也。春風之行也。語表。公。直

論語

而已矣。語季康子而教不能益詳君與大夫之分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為，非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者，審矣。張敬夫廼欲勝孔子而上之，可謂刻矣。是其意惡其輟也，惡其輟乎？則莫若誠焉。故君子貴學，學以成德，自然不假勉強，不則雖使其心為我所當為，亦終輟耳。輟則不久，不久則不足以化民也。子奚不為政？包咸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朱子因之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也。皆

孝昔之羊尤傳宣二年

大夫服官政禮記內則

不知古言我死子為政謂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謂秉柄於其事也如此章則孔子為大夫時事也未審其為司空時邪為大司寇時邪大夫服官政謂一官之政也孔子為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如舊說或人謂不仕為不為政不情之甚矣且奚其為為政疊用為字極為未穩今解為秉柄則奚其為為政乃奚其為秉柄豈不穩乎蓋聖人施為自不與常人同於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所仕豈人所不能知故引書答之孝孝四字句包咸曰大孝之辭

言輟，張敬夫以為此章在久不施行，故孔子不為言使民而為教夫自己言，若先言孔子何不為教使民，故用孝使民之言，故使民教使民上人行之而下人化之固也

而已矣。語季康子而教不能益詳。君與大夫之分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為，非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者，審矣。張敬夫廼欲勝孔子而上之，可謂刻矣。是其意惡其輟也，惡其輟乎？則莫若誠焉。故君子貴學，學以成德，自然不假勉強，不則雖使其心為我所當為，亦終輟耳。輟則不久，不久則不足以化民也。子奚不為政？包咸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朱子因之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也。皆

疇昔之羊九傳宣二年

大夫服官政禮記內則

不知古言。我死子為政，謂秉柄於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謂秉柄於其事也。如此章，則孔子為大夫時事也，未審其為司空時邪？為大司寇時邪？大夫服官政，謂一官之政也。孔子為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如舊說，或人謂不仕為不為政，不情之甚矣。且奚其為為政？疊用為字，極為未穩。今解為秉柄，則奚其為為政？乃奚其為秉柄，豈不穩乎？蓋聖人施為，自不與常同於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所任，豈人所不能知，故引書答之。孝，孝四字句，包咸曰：大孝之辭。

止

為得之書。今本無「乎」二字。脫耳。朱註「乎」為如此大誤矣。施行也。有政。政也。言孝友之道。然行於政事。是亦秉柄於官政也。古註所行有政道。可謂強為之解。已。君陳代周公為政於成周。孔子引此極當。按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以此觀之。孝友豈不行於官政乎。按蔡邕石經。孝乎作孝子。輓軌在車與馬牛相接之際。信亦在我與人相接之際。故引以為喻。車之行。馬牛之力也。道之行人之力也。豈不切乎。言而無信。則人不信我。人不信我。則我

狴狴部也。狴狴上聲。狴狴狴狴也。

言安能行哉。事之行亦然。道之行亦然。七十子深信孔子。故孔子之教行於七十子。不誤多言。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故徒詳其言。以欲人人之能曉。是訟之道也。徒聒之耳。是無它。不知無信之不可行故也。輓軌之制。皇疏具焉。註包咸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轆。不異。即時車。但轆頭安輓。與今異也。即時車。柅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於兩頭。著兩轆也。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轆頭。又別取曲木為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豆也。即時一馬牽車。猶知此也。

止

為得之書。今本無「乎」二字。脫耳。朱註：「乎為如此大誤矣。施行也。有政。政也。言孝友之道。然行於政事。是亦秉柄於官政也。古註所行有政道。可謂強為之解。已。君陳代周公為政於成周。孔子引此。極當。按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以此觀之。孝友豈不行於官政乎。按蔡邕石經。孝乎作孝子。輓軌在車與馬牛相接之際。信亦在我與人相接之際。故引以為喻。車之行。馬牛之力也。道之行人之力也。豈不切乎。言而無信。則人不信我。人不信我。則我

言安能行哉。事之行亦然。道之行亦然。教之道亦然。七十子深信孔子。故孔子之教行於七十子。不俟多言。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故徒詳其言。以欲人人之能曉。是訟之道也。徒聒之耳。是無它。不知無信之不可行故也。輓軌之制。皇疏具焉。註包咸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軌也。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軌。與今異也。即時車。柅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於兩頭。著兩轅也。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豆也。即時一馬牽車。猶知此也。

註小車駟馬車。者轅端上曲鈎衡也。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此以於衡名。此曲者為軛也。所以頭拘此衡者。軛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軛著此衡。此衡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軛裡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為龍置衡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不必爾。蓋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而孔子答其可前知也。朱註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非矣。王者易姓

受命為一代父子相

受命之威神是聖人王也。一代之禮樂之制非人不及威神。必有其德。意也。加於萬年。

受命制作禮樂非預知數百年之後不能為是可前知之證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故知有雖萬世不異今日也。殷損益夏禮其所損益者在夏代可前知。周損益殷禮其所損益者在殷代可前知。是三代聖人建一代之法使數百年之人守之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若有聖人繼周而興則今之所前知何翅十世乎。雖百世者謂其不止十世也。融曰所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所因何。三綱五常所損益。何帝文質三統朱註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

註小車駟馬車。者轅端上曲鉤。衡也。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此曲者為軛也。所以頭拘此衡者。軛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軛頭而縛軛著此衡。此衡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軛裡。使牽之不脫也。猶卽時龍旂車。軛端為龍。置衡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軛穿軛端著之。軛因軛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不必爾。蓋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而孔子答其可前知也。朱註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非矣。王者易姓

此句與前句無涉
此句與前句無涉

受命為一代。父子相受為一世。孔子之意。蓋謂王者受命。制作禮樂。非預知數百年之後。不能為。是可前知之證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故知有雖萬世不異今日也。殷損益夏禮。其所損益者。在夏代可前知。周損益殷禮。其所損益者。在殷代可前知。是三代聖人建一代之法。使數百年之人守之。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若有聖人繼周而興。則今之所前知。何翅十世乎。雖百世者。謂其不止十世也。融曰。所謂三綱五常。所謂損益。謂文質三統。所謂何。三綱五常。所損。何。帝文。三統。朱註其所損。不過文章制

度小不及之闕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是前二
 可知與後可知不同其義可謂謬矣上其說之是
 乎則秦漢以後不與三代同何孔子之言不驗邪且
 子張不問禮而孔子答以禮是聖人所前知僅禮而
 已且其意謂聖人損益前代之禮唯與時宜之而不
 知一代禮樂維持數百年之後也中庸曰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不然何以在其為聖人乎
 非其鬼而祭之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但未審其為
 何人也其義則與答樊遲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相發然彼則義圓而此則言不倫故知其有所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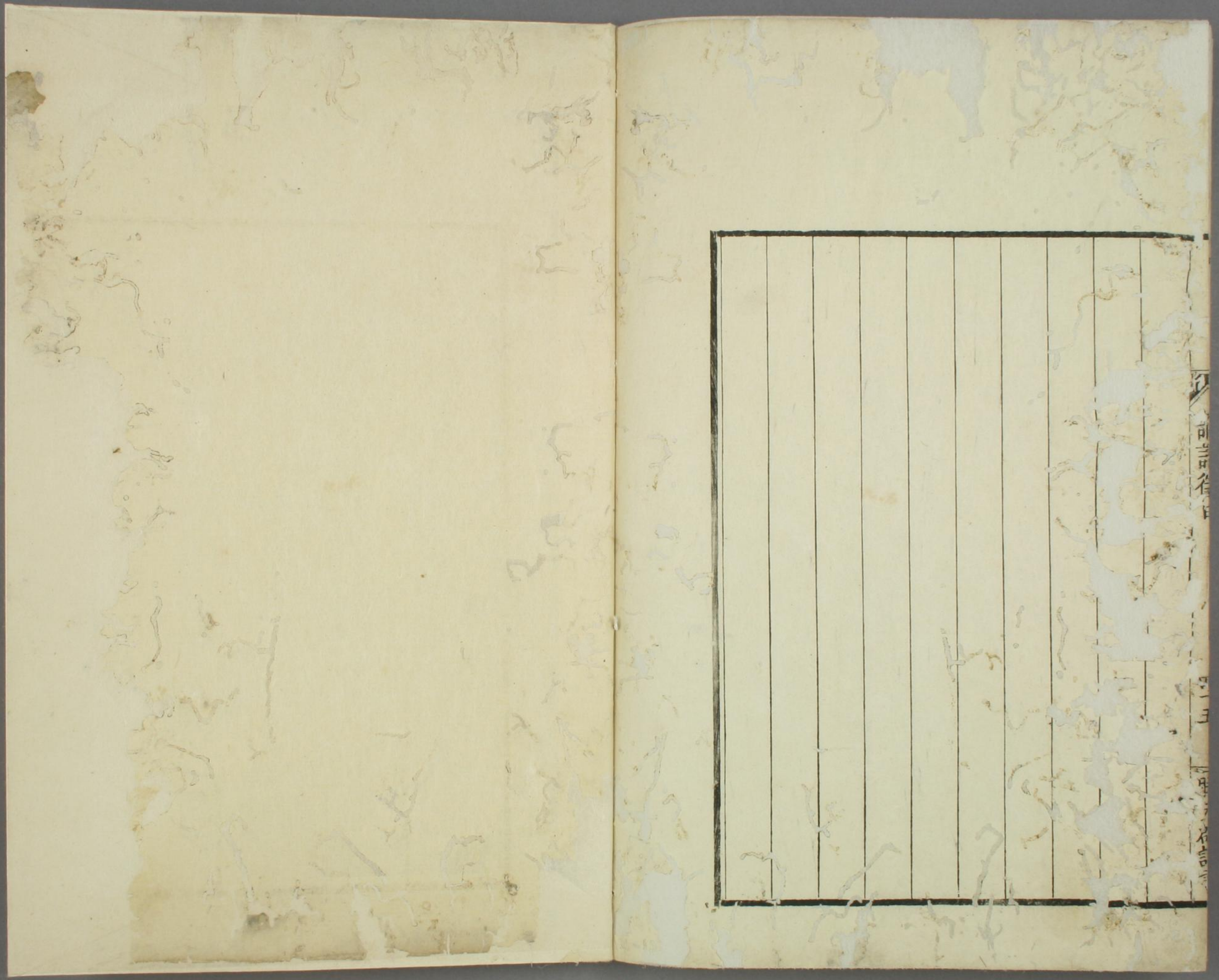
言之

論語徵甲

論語徵甲

四十五

卷之五



前
言
省
行

三

冊
第
一
冊

